

余光中
著

分水岭上

阴阳一割，昏晓两分，
抒情与评论不再收在一起。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分水岭上

余光中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水岭上 / 余光中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125-0629-9

I. ①分… II. ①余…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7071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大陆清华大学图书馆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3-8648



作 者 余光中
责任编辑 李 璞 任 杰
特约编辑 周亚菲
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30mm 32开
8.25印张 137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29-9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新版前言

《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

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定论”，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上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 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目 录

新 诗

徐志摩诗小论 002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013

——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 024

——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032

古典诗

连环妙计 046

——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 054

重登鹤雀楼 059

三登鹤雀楼 064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 074

马蹄鸿爪雪中寻 078

苦涩的穷乡诗人 087

——R.S.托马斯诗简述

白话文

论中文之西化 096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115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127

小说

断雁南飞迷指爪 150

——从张爱玲到红卫兵带来的噩讯

红旗下的耳语	170
--------	-----

——评析金兆的小说

从逃避到肯定	201
--------	-----

——《毕业典礼》的赏析

综 论

分水岭上	206
------	-----

选 灾	208
-----	-----

给抓到小辫子	211
--------	-----

横岭侧峰面面观	214
---------	-----

——论作品中词性之变换

诗的三种读者	219
--------	-----

亦秀亦豪的健笔	222
---------	-----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缪思的左右手	233
——诗和散文的比较	
后 记	255

新 诗——

徐志摩诗小论

《围城》第八十五页，名士董斜川睥睨群彦，语惊四座：“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陈散原有没有说过这一番话，尚待考证，不过《围城》里的儒林百态似乎均有影射，不致空穴来风。体出山谷的散原老人，对于晚唐风味的杨基，自然不会垂青。把徐志摩来比杨基，显然是在贬徐。《麓堂诗话》批评杨基说：“其曰‘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曰‘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诚佳。然‘绿迷歌扇，红衬舞裙’，已不能脱元诗气习。至‘帘为看山尽卷西’，更过纤巧，‘春来帘幕怕朝东’，乃艳词耳。”陈田在《明诗纪事》中也说：“眉庵集中不乏冲雅之作，特才华烂漫，时伤纤巧。弇州摘其‘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转增’，是词中《菩萨蛮》语。‘尚短柳如新折后，已残花似未开时’，是《浣溪沙》调

语。”杨基诗风，当然不全是纤巧的一类。《明诗别裁》就认为他的《长江万里图》七言短古本于李颀常建，而《岳阳楼》一首应推为五言之杰作，一起一结尤入神境。

散原老人说徐志摩只相当于杨基的境界，大概是病其纤巧柔靡，有肌无骨。无论陈散原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据我猜想，钱默存自己多少也有这种看法的。在《围城》里，他又借董斜川之口说：

“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不知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我没说错吧？还是黄公度好些，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江西诗派祖述黄山谷，讲究的是“生涩瘦硬，奇僻拗拙”，专爱向古人句中去脱胎换骨，腐草生萤，对于苏东坡的行云流水，恣肆淋漓，尚且不满，对于杨基和苏曼殊之流，自然更嫌其纤柔秾艳了。徐志摩的小诗《沙扬娜拉一首》，副题“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在徐志摩的诗里，这是一首上选之作，甜津津的，倒真是有点苏曼

殊的味道，江西派诗人看到，又该皱眉了。平心而论，这首小诗韵律和意象都很贴切自然，起句好，结句更有余味。论者常说徐志摩西化。就这首诗来看，却婉转温柔，一声“珍重”三次低徊，有小令之感。柔情在这首诗里，可说恰到好处，过此就真的纤弱了。像《别拧我，疼》那一类诗，就未免太露骨，流于俗艳，置于宋词之中，当在秦观柳永之间。《沙扬娜拉一首》之免于西化，不但在韵味，也在句法。全诗五行，没有主词，没有散文必赖的联系词，没有累赘堆砌的形容词，更没有西化句中屡见的代名词：转接无痕的文法诚然是中国的传统。另一首佳作却是比较西化的《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偶然》是一首歌，确也谱成了曲，流传众口。所谓偶然，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世上之事，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同载共渡，皆是有缘。然则一切偶然都是必然，真的是不必讶异，何须欢喜了。这该是一首情诗，写的是有缘的邂逅，无缘的结合，片时的惊喜，无限的惘然。语气以退为进，实重似轻，洒脱之中隐寓着留恋。如果真的在一转瞬间形消影灭，那当然最好是忘掉，又何须记在诗里呢？所以表面上虽故示豁达，内心却是若有憾焉。在语调和情调上，表里之间对照的张力，正是《偶然》成功的地方。

前后两段各用了一个譬喻。前段作者是云，对方是水，云是主，水是客。后段两人都是水上的船，主客之势变成了平等的对驶。有人认为两段用喻各自为政，意象结构不够调和。其实由云而水，由水而船，接得十分自然；同时，前段从投影到灭影，是否定，后段从茫茫沧海漫漫黑夜到互放光亮，是肯定。肯定了什么呢？爱情，片刻之光可偿恒久之黑暗。生命之晦黯，赖有情人烛照之。由灭影到放光，意象结构原是十分有机的。

论者常说徐志摩欧化，似乎一犯欧化，便落了下乘。其实徐志摩并不怎么欧化，即使真有欧化，也有时欧化得相当高明。他的诗在格律上，句法上，取材上，是相当欧化的，但是在词藻和情调上，仍深具中国风味。其实五四以来较有成就的新诗人，或多或少，莫不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影响不在有无欧化，而在欧化得是否成功，是否真能丰富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欧化得生动自然，控

制有方，采彼之长，以役于我，应该视为“欧而化之”。欧化得拙笨勉强，控制无力，不但未能采人之长，反而有损中文之美，便是“欧而不化”。新文学作家中文的毛病，一半便由于“欧而不化”。但是在《偶然》这首诗里，徐志摩却是欧而化之的。

“在你的波心”和“在黑夜的海上”，都是文法上的所谓副词片语（adverbial phrase），在诗中均置于句末，当然是有些欧化。不过这样使用，今日已经习以为常，不值得计较了。倒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一句，欧化得十分显明，却也颇为成功。不同主词的两个动词，合用一个受词，在中文里是罕见的。中国人惯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简化成“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徐志摩如此安排，确乎大胆，但是说来简洁而悬宕，节奏上益增重叠交错之感。如果坚持中国文法，改成“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反而啰嗦无趣了。另有一处句法上的欧化，却不易察觉，那便是最后的三行：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匆匆读来，似乎“记得”和“忘掉”都是自足的动词，作用只及于所属之短句。仔细读时，才发现末句“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不

但是一个名词片语，而且是一个受词，承受的动词偏偏又是双重的——“记得”和“忘掉”，正是合用这受词的双动词。徐志摩等于在说：“你记得我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好，你忘掉我们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最好。”不过这么说来，就是累赘的散文了。在篇末短短的四行诗中，双动词合用受词的欧化句法，竟然连用了两次，不但没有失误，而且颇能创新，此之谓“欧而化之”。

不过，如果说《偶然》一诗的胜境尽在欧化，则又不公平。此诗的语言仍以白话为主，但是像“偶尔”、“讶异”、“无须”、“转瞬”、“相逢”等词，却都是文言惯用的。要在一首短诗里调和白话、文言、欧化三种因素，并非易事。短句也处理得体：“不必讶异”和“无须欢喜”是对仗的，但第二段中的短句安排得更好。前段的两个短句，句法均是上三下二；后段的两个短句，却巧加变化，第一句是上三下二，第二句则改为上二下三。如果排成：

你记得也好，
你忘掉最好，

不但前后四个短句同一句法，读来单调刻板，而且语气僵硬无趣，倒像在吵嘴了。小小挪移一下，节奏立见生动；此事看来容易，一般诗人却想不到。只是末句我要挑一个小毛病：“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十个字里，倒有六个是亢拔嘹亮的去声字，偏偏韵脚又

落在去声上，而前面的几个韵脚“上”，“向”，“掉”，又都是去声，全汇在这么一段怅惘低徊的意境里，未免太刚了一点。徐志摩的音调，往往铿锵有余，而柔婉不足，曲折不够。《再别康桥》是另一首上乘的作品：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